

我的入党故事

征文选登 3

我的入党介绍人

韩玉峰

我是20世纪70年代在太原市府东街101号省委大院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当时省委大院是省革委所在地。我是先在省委大院工作,后在省委大院入党的。当时大院里的干部绝大部分是党员。大院里“支左”的解放军也都是党员。我所在的省革委宣传办公室党支部书记荀子义同志就是解放军干部。机关党总支书记华江同志也是解放军干部。在这周围一片“红”的政治环境中,我这个从大学到省委大院工作的非党群众成为大家关心的对象。在省委大院工作怎么能不是党员呢!于是我成了大家重点帮助的对象,也就是党员培养对象。其中对我最关心也是帮助最大的,就是都在宣传办公室工作的罗广德和张国祥两位同志。申请入党需要两位介绍人,罗广德和张国祥就成了我的入党介绍人。在组织的培养和他们的帮助下,我于1972年8月27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党员。入党后我同两位入党介绍人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

张国祥后来在省史志院工作,是党史研究专家,出版有《八路军史》等多种专著。他的女儿张雪青是山西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我同张国祥和他的女儿一直有来往。可惜天不假年,国祥英年早逝!

我同罗广德有60多年的交往历史了。我俩是同龄、同学、同事的“三同”朋友。同龄不要说,是同一年出生的。同学,我们都是山西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同事,都是宣传办公室理论组的干事。

广德从北京的美术出版社参加全国统考于1956年入学,我是1957年入学,广德是我的学长。我们虽然不是同班,但广德在校名气很大,北京人,高挑身材,一表人才,风度翩翩。广德是1956年就入了党的老党员,在校学习期间,担任了中文系团总支书记、山大团委会宣传部部长、山大校刊《共青园地》编辑,学习工作两不误,样样出色。广德毕业后,组织分配他给王中青副省长当了秘书。我们见到他陪着王省长坐着小汽车来山大视察,很是风光。但广德见到同学后还是一如既往,没有人阔了脸就变一说。

后来广德任职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当了局长,成绩卓著,一干十多年,后又调到省政府当了副秘书长。但是广德仍然是一如既往,平易近人,乐于助人,口碑很好。我因为工作上的事情曾多次得到他的帮助,他从来没有因为工作忙而推脱。

前年,广德和他的夫人文琴女士把家里的藏书数千册捐赠给太原市的一所老年公寓,丰富了老人的精神生活。

入党介绍人就是党的引路人。党的引路人就是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对党忠诚上,在理想信念上,在对待群众的态度上——乐于助人,与人为善;在工作责任心和使命感上——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广德一直是我学习的好榜样。在喜迎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刻,我想起自己成长的历史,也总会想起我的“三同”好友和学长,我的入党介绍人、党的引路人——罗广德。

成长

走出大山深处

亦青羽

一簇簇粉嫩的桃花绽开了笑脸,路边的青草一片片探出了小脑袋,漫山遍野的野菊花在和风中向人们致以亲切的微笑,这里有连绵不绝的大山,时而听到“布谷布谷”的鸟叫声从山中穿过,山路蜿蜒盘旋。是的,这就是我回乡的路,这片故土就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清晨五点半,星星在天空眨着眼睛,此刻我捏紧爸爸的矿灯从家出发,周围都会是黑乎乎的一片,路上的石子被我踩得吱吱响,不远处传来此起彼伏的狗吠声,惊得我汗毛竖起,不由得加快脚步直奔学校。“噗通”一声,我重重摔在了地上,腿上磕破了皮,裤子也擦破了洞,泪在眼眶里不停打转。忍着痛,爬起来,拍拍身上的黄土,继续赶路去学校。

老师房间的灯还没亮,我在老师门口蹲了片刻。之后屋里亮起了幽黄的灯。进了教室,只见桌子上

小时候,春耕时,田地里常见老牛的身影。老牛来来回回走,不久地里就整整齐齐划出界限,翻过的泥土呈现出湿润的新鲜的颜色。我大概还很小,10岁的样子,父亲就早出晚归,拉牛犁地,去坡地耕田。

我那时最希望的就是早上给父亲送饭。提着篮子,篮里装满饭菜;肩上还背一个老式军用水壶,里面灌满热腾腾的面汤或稀饭。快到饭点时,从母亲那里取了这些,急匆匆奔向田地。

草地上渗出露珠,蒲公英花冒出花骨朵。天空清澈,空气里有湿润的气息,黑羽毛红嘴巴的鸟在高空犀利地叫,抬头望去,他们成群结队,悠闲自在。燕子在屋顶筑巢,也到草坡上捉昆虫,它们飞得很低,迅敏而灵巧,是农民的好朋友。

来到地埂边,父亲远远地招呼:“先放下,等一会儿歇了过去吃。”我静静地等着,看着耕牛在犁沟里一步步沉重前行,不时用耳朵扇脸上的飞

故乡

送饭到田间

焦琦策

虫,也会扬起长长的尾巴在身上甩。

歇了犁,牛卸了沉重的枷锁,去草坡吃草了。我和父亲开始吃早饭。从篮子里取出馒头和菜,飘过一阵饭香。却发现只带了一双筷子,走得太急,忘了。父亲去折几根蒿秆,细细的蒿秆剥去皮,也能当筷子用。

在田野里吃饭有种难得的爽快,空气清新,忍不住多吃馒头,总觉得带的饭菜不够。水壶里的稀饭也不够喝,父亲就让我喝,我说你喝,我回家再喝。坐在草地上,搬块扁石头就可以做桌子,看见许多蚂蚁和蝗虫在草地上爬行、跳跃。

一边吃饭,回头却发现牛跑得不

见了踪影。父亲说赶紧去,牛跑了。我操起鞭子,越过田地,越过山坡,发现牛在一处高草中吃得正起劲,便大声告诉父亲,父亲说那就让它多吃一会儿。待到所有的饭菜都吃光了,又该犁地了。父亲远远地吆喝:把牛赶回来。我过去拽住牛鼻环,把纤绳锁上,拉着它去了田地。往回拉很费劲,它不走,要使劲拽,才一步一步往回挪,真是个“牛脾气”。一通唠叨后,牛才开始好好耕地。

父亲耕地去了,扭头嘱咐我赶快回去。我有些舍不得,收拾了碗筷,一边回头看父亲一边往家里走。远远地听见父亲说:中午送口水来。我应了一声,小跑着往家里走。

风声呼呼地穿过耳际,半晌午的阳光暖起来,一种明亮的光彩照耀着大地,路边的白杨树高大伟岸,喜鹊不停地叫,春的气息已经使整个乡村都裹着蓬勃的朝气。不久,田地里会长出旺盛的庄稼,农民日复一日的劳作会在丰收的季节回报给他们。

图片选自百度网,投稿邮箱:symtywb@126.com



昨夜,偶看手机,十点十分,初中同学群里有人发了张图,接着写了句话:“忽然想起数学常老师。”其时我已在卧室,有点暗,我先看了话再点图,原来是黑板上画着几个三角形,一位年轻的老师正在讲题。图画得工整,板书也清丽,这个画面让我颇有同感,顿时想起了初三时数学课堂的情景。发图人继续发言:“黑板上的题、图。”有人附和:“是的,看图我也确实想起常老师。”

我没有发言,但那黑板上的板书,那简洁的线条组合起来的几个三角形,确乎把我唤回少年课堂,画面上的人逐渐幻化成一个明晰的身影,也是这样站在讲台右侧,也是这样手指着图画朝着学生;她讲话的声音也鲜明地回响起来,抑扬顿挫的太原话,嗓音略沙哑,却婉转动听。

她就是常显贞老师——我们初三时的数学老师(我的母校是进山中学)。

常老师初三才接任我们班,面临毕业,教学节奏加快,除了上课,和常老师的接触并不是太多,顶多是校园里碰见打个招呼,估计她也未必叫得出我们的名字,除课代表、数学成绩突出的或顽皮出名的学生。初中三年,数学换了三四任老师,毕业合影上都没有她的身影。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科任老师,却在学生印象里记忆隽永,乃至许多年后看到一幅普通的黑板上三角形图,学生们不约而同想起了她,并且在年过半百的心湖中依旧泛起点点美丽的涟漪……

当年,常老师直发齐耳,刘海随意垂在额前,自然梳拢的圆弧勾勒出俊秀的瓜子脸,五官匀称俏丽,眼里洋溢着笑意,让人感到亲切,人消瘦但很精神。普通的素色短袖那般得体,黑色的半高跟皮鞋衬托出女性的韵致,一口地道的太原方言,不仅没有让青春期的我们觉得土气,反倒感到了随性。

夏天到了,上午第四节课倦意融融,饥肠辘辘,学生情绪已然不高。窗外,蝉鸣个不停,操场上不时传来打球的呼喊声。常老师站在讲台上,手拿三角板麻利地在黑板上画着,寥寥几笔,结构匀称、比例适度的三角形跃然出现,标出角的度数,写出已知条件,朗朗的讲解声压过了执着的蝉鸣,高低起伏的音调调动着学生的注意力。有时她突然停顿下来,用手按住肋部,同学们屏息凝神,安静下来。老师微蹙眉头,两手用力顶着痛点,稍缓过来,又继续讲下去,错落有致的音节跳跃着,宛如泉水汩汩流淌……

我数学不好,像学天书一般能懂的不多。但我清楚记得有个从体校插班的男生,坐在最后,上课总说话,

被调到第一排老师眼皮底下,还是不安生,上课拿小镜子照后面同学,一个“小太阳”就在教室里晃来晃去,扰乱了课堂秩序。常老师停下讲课,不急不缓地说:“有的同学不爱听课,这没关系,可以不听,那是我讲得不好,你看刘兰芳说评书,大家都迫不及待地赶回去听,我还是比不上人家么。”同学们都笑了,老师不经意的自嘲,化解了淘气同学的尴尬,课堂气氛一下子轻松了。而常老师的智慧、幽默与豁达,也让我们记在了心里。

其实,在十五六岁少男少女的心中,那高挑窈窕的身材,清秀恬淡的面容,平和温婉的谈吐,还有刚开始流行的半高跟鞋衬托出的优雅体态,散发着沉稳、含蓄的女性之美,在那个年代,也启蒙了我们的美学教育。

35年后的师生聚会(我未参加,后来也得到一本纪念册),从照片上看,常老师头发花白了,齐耳短发,烫着波浪,清秀的面庞含着平和的笑容。蓝底紫花短袖衫,乳白色七分裤,衣饰考究不张扬,妆容精致,风采依旧,一如当年的清风徐徐拂来……

我不爱数学,却爱上常老师的课;我听不懂图形角度,却爱听常老师讲话的声音,愿意看常老师画的图形和秀丽的板书。上一堂可以不听的课是没有压力的,而愈是没压力就愈是全神贯注,她不强压于人,却引人入胜。

多年之后,课堂上的知识早已随风飞扬,可那悦耳的音调、随和的微笑却总是历历重现。我想,老师的形象不只是在懵懂少年心中留下美好的印象,更在乎他们成人之后,在成长、成熟甚至老道的时候,依然能情不自禁地想起、发自内心地赞叹,大概这就是魅力吧。

到处刻着斗大的字,坑坑洼洼的,当我们胳膊趴在桌上写字的时候,桌腿就不停地摇晃,像是老人发出沉重的叹息声。墙上挂着的黑板写着昨天识的字,不大的教室里坐着10个年龄不等的小孩,小的6岁,最大的也不过12岁,我们读的是复式班。高高低低的学生们陆续来了,不一会儿教室里传出朗朗的读书声……

听说不久之后,老师也要搬去县城了,村里这最后的小学也要消失了。父母为了我上学,只好全家迁往县城,那年,我读小学二年级。

那是我第一次来到我们的县城,原来,城里的晚上不黑,是灯火通明的,回家的路竟然一路都有路灯陪伴,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不再害怕,心里暖暖的。第二天就要开学了,父母陪伴我第一次走进城里的学校,高高的四层教学楼,操场也不再是村里的土院子,迎风飘扬的五

星红旗映入眼帘,一切都是那么的新奇,教室的桌椅是那么的新,黑板是那么大,教室里坐着四五十个和我一般大的学生,我小小的内心既新奇又对这陌生的环境感到莫名的彷徨与担忧。听妈妈说,因为我不是本地人,入学前学校还收了我一千多块借读费,妈妈劝我,一定要珍惜难得的机会,好好学习。

从小就对数学不太感兴趣的我,来到新学校自然跟不上进度,我发现无论如何努力,数学成绩终究还是提不起来,而且没有条件像其他同学那样可以报辅导班补课,家庭条件不允许我这样做,从小藏在心里的画画梦、钢琴梦,就这样被搁浅在那时的浅滩上……

我不甘放弃,拼尽全力用功,终于考上了大学。上了大学以后,我发现大城市的孩子从小就接受双语教学,大多都上着课外辅导班,家里有看不完的童话故事书,假期还能

跟随父母去旅行,丰富生活,增长见识,农村孩子接受的教育与他们差着一大截。

寒门还能出贵子么?我在思索。是的,起跑线不一样,我们需要更广阔的平台,去接受更高素质的教育,需要加倍的努力和付出。我告诉自己,坚韧不拔,坚强上进,积极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迎来自己美好的明天。

